

在哭暗中

丁玲著

在黑暗中

丁玲著

17c

開明書店

民國十七年十月初版發行
民國廿七年十二月九版發行

實價國幣六角

(外埠酌加寄費)

“在黑暗中”

有著作權不准翻印

著者 丁玲

發行者 章錫琛
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

印刷者 開明書店

總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七〇五八號
開明書店

分發行所

昆明華山東路天祥卅號
重慶四三街貴陽路
桂林環湖北路萬縣二馬路
開明書店分店

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三六七〇號

目次

△夢珂·····	一
△莎菲女士日記·····	七三
△暑假中·····	一三七
△阿毛姑娘·····	二〇三
最後一頁	

夢

珂

這是九月初的一天，幾個女學生在操坪裏打網球。

『看，鼻子！』其中一個這樣急促的叫，臉朝着她的同伴。同伴慌了，跳過一邊，從荷包裏掏出小手絹，使勁的往鼻子上去擦。

網那邊正發過一個球來，恰恰打在那喊叫者的腿上。大家都瞅着她那彎着腰兩手抱住右腿只哼的樣兒發笑。

『笑什麼，看呀，看紅鼻子的先生！』

原來那邊走廊上正走來一個矮胖胖的教員。新學生進校沒多久，對於教員還認識

不清。不過這一個教員，他那紅得像熟透了的櫻桃的鼻子，却很惹人注意，於是自自然然把他那特點代替了他的姓名。其實他不同別人的地方還夠多：如同眼呢，是一個鈍角的三角形，緊緊的擠在那很浮腫的眼皮裏，走起路來，常常把一隻大手放到頭上不住的搔那稀稀的幾根黃髮。還有那咳嗽，永遠的，痰是翻上翻下的在喉管裏打滾，却總不見他吐出一口或兩口來的。

這時他是從第八教室出來，滿臉緋紅，汗珠擁擠的在肉縫中用力的榨出，右手在禿頭上使勁的亂搔，皮鞋也便在那石板上大聲的響；這似乎是警告，又像是嘆息：『唉，慢點呀！不是明天又該皮匠阿二咒我了。』

氣衝衝的，他已大步的走進教務處了。

操場上的人都急速的移動，打網球的幾個也就隨着大眾向第八教室走去。誰不想知道是不是又鬧出了什麼花樣呢。

『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』一個女生搶上前把門扭開。大家便一哄的擠了進去。室內三

個五個人一起的在輕聲的咕咕着，抱怨着，咒罵着……靠帳幔邊，在鋪有絳紅色天鵝絨的矮榻上，有一個還沒穿好衣服的模特兒正在無聲的揩眼淚；既至看見了這一羣闖入者的一些想偵求某種事實的眼光，不覺又陡的倒下去伏在榻上，肌肉是在一件像蟬翼般薄的大衫下不住的顫動。

『喂，什麼事？』扭開門的女生問。但誰也沒回答，都像被什麼駭得噤住了的一樣，只無聲的做出那苦悶的表情。

挨牆的第三個畫架邊，站得有一個穿黑長衫的女郎，默默的楞着那對大眼，冷冷的注視着室內所有的人。等到當她慢慢的把那一排濃密的睫毛一蓋下，就開始移動她那直立得像彫像的身軀，走過去捧起那模特兒的頭來，緊緊的瞅着，於是那半裸體女子的眼淚更大顆大顆的在流。

『揩乾！揩乾！值不得這樣傷心喲！』

她一件一件的去替那姑娘把衣穿好，正伸過手去預備撐起那身軀時，誰知那人又

猛的撲到她懷裏，一聲一聲的哭了起來。

好不容易才又扶起那亂蓬蓬的頭，雖說止了哭聲，但還在抽抽咽咽的喊：

「這都是爲了我啊……你……我真難過……」

「嘿！這值什麼！你放心，我是不在乎什麼的！把眼淚揩乾，讓我來送你出去。」

當她們還走不到幾步，從人羣裏便搶上一個長髮的少年，一面打着招呼，一面便向她述說他不得不請她慢點走的理由，因爲他很傷心這事的發生，他很能理解這事的內幕，所以他想開一個會議來解決這事。同時又有六七個人也一齊在發表他們個人的意見。聲音雜鬧得正像爆豆一樣，誰也聽不清誰的。但她却在鬧聲中大叫了起來：

「好吧，這時你們去開什麼會議吧！——我，我是無須乎什麼的。我走了！」於是她挾着那淚人兒擠出了人衆，急急的向教室門走去。

教室裏更無次序的混亂了。

「喂，誰呀？」

『三級的夢珂。』

兩個男生夾在人聲中也這樣的低語着。

以後呢，依舊是非常平靜的又過下來了。只學校裏再沒見着夢珂的影子。紅鼻子先生還是照樣紅起一個鼻子在走廊上蹬去又蹬來。直過了兩個月，才又另雇得一個每星期來兩次，一月拿二十塊錢的姑娘，是代替那已許久不會來的，上一個模特兒的職務。

夢珂她是一個退職太守的女兒。當太守年輕時，他生得確是漂亮；又善於言談，又會喝酒，又會花錢。從起身到睡覺，都耽樂在花廳裏。自然有一般時下的詩酒之士，以及販古董，字畫的捐客們去承奉他，終日鬪雞走馬，直到看看快把祖遺的三百多畝田花完了，沒奈何只好去運動做官。靠了曾中過一名舉人，又有兩個在京的父執，所以毫不困難的起始便放了一任太守。原想在兩三年後再調好缺，誰知不久就被革了，原因是受了朋友的欺騙，在不知不覺中做了一點被牽涉到風化的事。於是他便在怨恨，悲憤中灰起心來，從此規規矩矩的安居在家中，忍受着許多不適意的節儉。但不幸的事，還毫不留情接踵的

逼來，第二年他妻子便在難產中遺下一個女孩死了。這是他在十八歲上娶過來的一個老翰林的女兒，雖說也是按照中國的舊例，這婚姻是在兩個小孩還喫奶的時候便定下的，但這姑娘却因了在母家養成的賢淑性格，和一種自視非常高貴的心理，所以從未爲了他的揮霍，他的遊蕩，以及他後來的萎靡而又易怒的神經質的脾氣發生過齟齬。他自然是免不了那許多痛心的嘆息和眼淚，並且終身便在看管他那唯一的女兒中，夾着焦愁，憂憤，慢慢地也就蒼老了，在那所古屋裏。

這幼女在自然的命運下，伴着那常常喝醉，常常罵人的父親一天一天的大了起來，長得像一枝蘭花，戰蓬蓬的，瘦伶伶的，面孔雪白。天然第一步學會的，便是把那細長細長的眉尖一蹙一蹙，或是把那生有濃密睫毛的眼臉一闔下，就長聲的嘆息起來。不過，也許是由於那放浪子的血液還遺留得有在這女子的血管裏的原故，所以同時她又很會像她父親當年一樣的狂放的笑，和怎樣的去煽動那美麗的眼。只可惜現在已缺少了那可從揮霍中得到快樂的東西了。

她在酉陽家裏曾念過好幾年書，也曾進過酉陽中學。到上海來是兩年前的事情。爲了讀書，爲了想借此重振家聲，她不得不使那老人拿嘆息來送別他的獨女，叮嚀又叮嚀的把她托付給一個住在上海的她的姑母，他的堂妹。

這天當夢珂把那當模特兒的姑娘送出校後，自己也就跳上一輛人力車。直轉了十來個彎，到福煦路民厚南里最末的一家石庫門前才停了下來。開門的是個三十多歲的娘姨，一見夢珂便滿臉堆下笑來，仰起頭直喊「小姐，小姐，客來咧！」樓窗上便伸出一個頭來：「誰呀？夢妹，快上來！」

這是夢珂最要好的朋友勻珍。她倆在小學，中學都是同在一塊兒溫書，一塊兒玩耍。當夢珂到上海不久，勻珍的父親也把勻珍同她的母親，弟弟一股兒接到上海來了，自然是因為他的薪水加多了的原故。勻珍搬來後，夢珂也就照例的每星期六來一次，星期下午才又回校。至於她姑母家裏却要間三四個月才去打一個轉。所以她來上海兩年了，還不很能同表姊妹們廝熟，而勻珍家却已跑得像自己家裏一樣。

勻珍是正在替她父親回一封朋友的信，聽着門響便問夢珂今天怎麼會有空來，是不是學校又放假，並請她坐，還接着說：『只有兩句了，等一等好嗎？』既至沒聽到答聲，於是趕忙丟下筆，一面把頭擡起：『不寫了。怎麼，你不好過嗎？』

夢珂始終沈默着。

『哼，不知又是同誰嘔了氣。』照經驗是瞞不過她，只要一猜便猜中，心裏雖說已明白，口裏却不肯說穿，只逗着她說一些不相干的閒話。

把臉收到手腕中靠在椅背上去了，是表示不願聽的樣子。

明白這意思，又趕快停住口不說。

勻珍的母親也走來問長問短，夢珂看見那老太太的親熱，倒不好意思起來，也就笑了。到晚上喫麵時，老太太看到那綠色的，新桿的菠菜麵，便不住的念起故鄉來。是的，酉陽的確不能拿上海來相比，酉陽有高到走不上去的峻山，雲只能在山腳邊蕩來蕩去，從山頂流下許多條溪水，又清，又亮，又甜，當水流到懸岩邊時，便一直往下倒，一倒就是幾十丈，

白沫都濺到一二十尺，響聲在對面山上也能聽見。樹呢，總有多得數不清的二三十人圍攏來，還不夠大的古樹。算來裏面也可以修一所上海的一樓一底的房子了。老太太不住的說，勻珍的父親撫着鬍子儘笑。毛子，勻珍的弟弟，却忍不住了：

『西陽哪裏有這樣多的學校呢，並且也沒有這樣好……』

老太太還自有她的見地。本來，西陽是不必有那樣多學校的，並且西陽的聖宮——

中學校址——是修得極堂皇的，正殿上的橫梁總有三尺寬，柱頭也像桌子大小。便是殿前的那一溜臺階，五六十級，也就夠爬了。『哼，單講你那學校的秋千，看是多麼笨，孤另另的站在操坪角上，比起我們祠堂裏的來，像個什麼東西！未必你們忘記了？想想看：好高！從那桐子樹的橫枝上墜下來，足足總有五六丈，上面的葉子，巴斗大一匹匹的，底下從不會有過太陽光，小孩子在那裏蕩着時，才算標致。你大哥在時，還常常當打到東邊就伸手摘那邊杈過來的桂花，只要有花，至少也可以抓下一把來，底下看的人便搶着去檢花片。勻兒總該記得吧！』

勻珍眼望着父親，含含糊糊的在答應。

夢珂因此却湧起許多過去的景象。彷彿自己正穿着銀灰竹布短衫，躲在岩洞裏看西廂，一羣男孩子，有時也夾些女孩在外邊溪溝頭捉螃蟹，等到天晚了，這許多泥濘的腳在洞外便跑了過去，她也就走出洞來，趁着暮色回去。么姑娘——看名稱總夠年輕吧——小孩們有時是叫么媽的，這么媽是曾在她家做個三四十年的老僕，照例是坐在朝門外石磴上等着她。

『快進去，爹在找你呢！』

先要把書塞給么媽，是怕爹看見了罵人。爹一聽到格扇門響，便在廂房裏問道：

『是夢兒吧，怎麼才回來？』

於是么媽就忙了起來，喊三兒——么媽的孫女——去給姑兒打臉水，四兒去催回大的飯，自己就去燙酒，常常把酒從酒罈裏舀出，沒倒進壺裏去，却漏滿了一地，直到喝的時候，才知道是個空壺，父親和夢珂都大笑，三兒四兒也噙着奶奶好笑。被笑的不快活，

咕着嘴跑到外面坪上去喚雞，三兒才又舀一壺酒來燙着。

喝酒的時候，兩人便說起夢話來。父親只想再有像從前的那末一天，等到當日那般朋友又忘形的再向他恭維的時候，然後自己盡情的去辱罵他們，來一雪這許多年來所嘗的人情的苦味……夢珂是只願意把母親的墳墓修好，築得正像在書上所看見的一樣，許多遠便應排起石人，石馬，一對一對的……末了，父親發氣了，專想找別人的錯處好罵人。有時態度也會很溫和的，感傷的，把手放到他兒女的頭上，摸那條黑油油的長辮子，唉聲的說：『夢，你長得越像你母親了。你看，你是不是近來又瘦了……』夢珂於是便把手遮住眼睛，靠在父親的膝蓋上動也不動。

一到雨天，夢珂便不必上學校去。這天父親就像小孩般的高興，帶着女兒跑到花廳上——近來父親一人是不去的——去聽雨。父親又一定要夢珂陪他下棋，常常爲一顆子兩人爭得都紅起臉來，結果，讓步的還是父親。

想到父親緋紅着臉只朝着她搶棋子的樣兒，她不覺得微笑了。勻珍輕輕推了她一

下：「笑什麼？」

望着勻珍更兀自好笑。那梳雙丫髻的勻珍的影兒在眼前直晃。還有王三，袁大自己，二伯家的二和大，幾人在一塊時，總喜歡學那些男孩子跑到後山竹園裏接竹尖。常常自己接到半路便在棵大樹上溜了下來，却竄到桃樹上去，並且檢起大桃子去打勻珍的丫髻。尤其好欺侮豬八戒，這是她給袁大的渾名，但袁大却頂同自己要好。這自然是因為又常護着她的原故。頂有趣還是瞞着么媽偷一籃芋頭，幾人跑到山嘴上一棵大松樹下燒來喫。檢毛栗，耙菌子……現在想起這些來，都像夢一般了。還有那麻子周先生，講起故事來多麼有味，鬍子在胸上拂來拂去的……

越想越恍惚，什麼事又都像明確在眼前一樣，連看牛的矮和尚，廚房田大，長工們也覺得親熱了起來……

最可憶的，還是么媽，三兒，四兒……爹爹的鐵青緞袍，自己的長辮，銀灰竹布短衫：剛剩她和勻珍兩人時，她便把脚伸到勻珍的椅欄上去，先喊了一聲「勻姊！」